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九十四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五十四

恩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揚幽仄唯才是與逮于

二漢茲道未草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黄憲牛醫之子叔度名重京師且任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黄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世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髙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馮藉世資用相

陵傿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譌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来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

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内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内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創痏構於筵第之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毳来悉方艚素缣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盖不足云晉朝王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

宗王相繼屠剝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採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販紵為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咸云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於山陰市後為吏傳署入為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

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為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為世祖
征虜撫軍記室掾上為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上於巴
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即
位並為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
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加建武將軍南魯郡太守解
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三典籤並以南下預密
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高昌縣男食邑
各三百戸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員外散騎侍郎

給事中太子旅賁中郎將太守如故世祖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為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並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内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

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産並累
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為揚州從事與上爭買御
物六宫嘗出行敬戚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来上大
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世祖崩前
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録尚
書事任同總己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内外義恭
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勑施為
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顔師伯義恭

守空名而已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為法興每相禁制每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耶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謡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贗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顔柳一體呼習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

興是孝武左右優久在宫闈令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發怒免法興官遣還田里仍復徙付遠郡尋又於家賜死時年五十二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鑰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没財物法興能為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吾纂承洪基君臨萬國推心勲舊著於遐邇不謂戴法興恃遇負恩專作威福冒憲黷貨號令自由積釁累愆遂至於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路之言

異同紛糾非唯人情駭愕亦玄象違度委付之旨良失本懷吾今自親覽萬機留心庶事卿等宜竭誠盡力以副所期尚之時為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為撫軍咨議參軍太守如故太宗泰始二年詔曰故越騎校尉吳昌縣開國男戴法興昔從孝武誠懃左右入定社稷預誓河山及出侍東儲竭盡心力嬰害凶悖朕甚愍之可追復削注還其封爵有司奏以法興孫靈珍襲封又詔曰法興小人專權豪恣雖虐

主所害義由國討不宜復貪人之封封爵可停太宗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二年遷中書侍郎太守如故未拜改除前軍將軍太守如故侍太子於東宮晉安王子勛平後以軍守管内封邵陵縣男食邑四百戶固辭不受轉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病卒

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也亦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世祖世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即阼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以為宣威將軍南東莞太守景和末增邑百

戶太宗初天下反叛軍務煩擾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
復委任之以前軍將軍事平遷宣威將軍晉陵太守進
爵為侯增邑四百戶泰始三年坐參掌戎事多納賄貨
削增封官爵繫尚方尋被宥復為安陸太守加寧朔將
軍游擊驍騎將軍武陵內史宣城太守順帝驃騎司馬
昇明初年老拜太中大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
與法興明寶等俱為世祖南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
使還都值元凶弒立遣元嗣南還報上以徐湛之等反

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弑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劭既而上舉義兵劭責元嗣元嗣答曰始下未有反謀劭不信備加考掠不服遂死世祖事克追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蘓寶生為之誄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郯人也官至員外散騎侍郎世祖常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有自經死者人役聞配顯度如就刑戮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民間謡曰寧得建康壓額不

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為百姓所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倡諾即日宣旨殺焉時人比之孫晧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改為爰初為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為高祖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太祖初又見親任歷治吏勞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侍御史始興王濬後軍復侍太子於東宮遷員

外散騎侍郎太祖每出軍行師常懸授兵畧二十九年
重遣王玄謨等北伐配爰五百人随軍向碻磝銜中旨
臨時宣示世祖至新亭大將軍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
在殿内誑劭追義恭因得南走時世祖將即大位軍府
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既至莫不喜説以兼太常
丞撰立儀注孝建初補尚書水部郎轉為殿中郎兼右
丞孝建三年索虜寇邉詔問羣臣防禦之策爰議曰詔
旨虜犯邉塞水陸遼遠孤城危棘復不可置臣以戎虜

猖狂狡馬滋廣列卒擬候伺覘間隙不勞大舉終莫永寧然連於千里費固巨萬而中興造創資儲未積是以齊斧徘徊朔氣稽掃今皇運洪休靈威遐懾蠢尒遺燼懼在誅翦思肆蜂蠆以表有餘雖不敢深入濟沛或能草竊邊塞羽林鞭長太倉遥阻救援之日勢不相及且當使緣邊諸戍練卒嚴城凡諸督統聚糧蓄田籌計資力足相抗擬小鎮告警大督電赴塢壁邀斷州郡犄角儻有自送可使匹馬不反詒旨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

耕見虜野粒資寇比及少年軍實無擬江東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贍臣以為方鎮所資寔宜且田且守若使堅壁而春墾輟耕清野而秋登莫擬私無生業公成虛罄遠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術唯在盡力防衛來必拒戰去則邀躡據險保隘易為首尾胡馬既退則民豐廩實比及三載可以長驅詔旨賊之所向本無前謀兵之所進亦無定所比歲戍戍倉庫多虛先事聚衆則消費糧粟敵至倉卒又無以相應臣以為推鋒

前討大須資力據本應末不俟多衆今寇無傾國豕突列城勢足脣齒養卒得勇所任得才臨事而懼應機無失豈煩空聚兵衆以待未然詔旨戎狄貪婪唯利是規不挫凶圖姦志歲結臣以為不撃則必侵掠侵掠不已則民失農桑農桑不收則王戊不立為立之方撃之為要詔旨若令邉地歲驚公私失業經費困於遥輸遠圖決無遂事寢弊贊畧逆應有方臣以為威虜之方在於積粟塞下若使邉民失業列鎮寡儲非唯無以遠圖亦

不能制其侵抄今當使小戍制其始寇大鎮赴其入境
一被毒手便自吹壟烏逝矣尋即真遷左丞先是元嘉
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
謙之南臺御史蘓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
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上表曰臣聞
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勤天飛雖
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躍神宗始於俾乂上日兆於
納揆其在殷頌長發玄王受命作周寔唯雖伯考行之

戚則振古之弘軌降逮二漢亦同兹義基帝刱乎豐郊

緒祚本於昆邑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宣啓陽秋明黄初

非更姓之本太始為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凖式遠之

鴻規典謨緬邈紀傳成凖善惡具書成敗畢記然餘分

紫色滔天泯夏親所芟夷而不序於始傳涉聖卓緒煙

起雲騰非所誅滅而顯冠乎首述豈不以事先歸之前

錄功偕著之後撰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渿季鍾經綸之

乇極擁玄光以鳳翔秉神符而龍舉剸定鯨鯢天人佇

屬晉祿數終上帝臨宋便應奄膺紘寓對越神工而恭

服勤於三分讓德邁於不嗣其為巍巍蕩蕩赫赫明明

歷觀遂聞莫或斯等宜依衘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義

熈為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之斷其偽玄簒竊同

於新莽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録及犯命干紀受戮霸

朝雖揖禪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

詳議伏須遵承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

十五人同爰議宜以義熈元年為斷散騎常侍巴陵王

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為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列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七年爰還游擊將軍其年世祖南巡權以本官兼尚書左丞車駕還宫罷明年又兼左丞著作兼如故世祖崩營景寧陵爰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太祖所任遇

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注非爰議不行雖復當
時碩學所解過人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世
祖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洛爰宜習業與不
爰荅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又
洛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
如此前廢帝凶暴無道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
將迎始終無迕誅羣公後以爰為黄門侍郎領射聲校
尉著作如故封吴平縣子食邑五百户寵待隆密羣臣

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沇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
太宗即位例削封以黄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
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並如故爰秉權日久上昔
在藩素所不説及景和世屈辱畀約爰禮敬甚簡㒷衔
之泰始三年詔曰夫事君無禮教道弗容訕上衔已人
倫所棄大中大夫徐爰拔迹厮猥推席饕逢遂官參時
望門伍豪族遷位轉榮莫非超荷而諂側輕險與性自
俱利口讒妄自少及長奉公在事餮毫蔑聞初無愧滿

常有闕進先朝賞以芻輩之中粗有學觧故得漸蒙驅
策出入兩宫太初偽立盡心佞事義師巳震方得南奔
及孝武居統唯極諂諛附會承旨専恣厥性致使治政
苛縱興造乖法損德害民皆由此暨景和悖險深相賛
協苟取偷存罔顧節義任筭設數取合人主啟嘔姦矯
所志必從故歷事七朝白首全貴自以體含德厚識鑑
機先迷塗遂深罔知革悟朕撥亂反正勲濟天下靈祇
助順羣逆必夷況爰恩養而無輸效遂内挾異心著於

形迹陽愚杜口罔所陳聞情事緩文應申詭略當今朝列賢彥國無佞邪而秉心弗純累蠹時政以其自告之辰用賜歸老之職榮禮優崇寧非饕過不謂潛怨庠外進競不已勤言託意觸遇斯發小人之情雖所先照猶許其當改未忍加法遂恃朕仁弘必永容貸昨因觴宴肆意譏毀謂制詔所爲皆資傍說又宰輔無斷朝要非才恃老與舊慢戾斯甚叱辱難未靜安衆以惠戎畧是務政網從簡故得使此小物乘寬自縱乃合投畀豺虎

以清王猷但朽頽將盡不足窮法可特原罪徙付交州爰既行又詔曰八議緩罪舊在一條五刑所抵者必加貸徐爰前後釁迹理無可申廢棄海壖寔允國憲但蚤蒙朕識曲矜愚朽既經大宥思沾殊渥可特除廣州統內郡有司奏以為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值刺史張牧病卒土人孝長仁為亂悉誅北来流寓無或免者長仁素聞爰名以智計誑誘故得無患久之聽還仍除南康郡丞太宗崩還京都以爰為南濟陰太守復

除中散大夫元嘉三年卒時年八十二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元嘉中出身為臺小史太宗初
出閤選為主衣世祖名還左右補内監永光中太宗又
請為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太宗被拘於殿内住在
祕書省為帝所疑大禍將至惶懼計無所出佃夫與王
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
閤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陽周登之
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太宗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

結佃夫佃夫大說先是帝立皇后普暫徹諸王奄人太宗左右錢藍生亦在其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文祖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幸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公主並侍側太宗猶在祕書省不被名益憂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

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晚佃夫等勸取開鼓後幼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廵腹心直閤將軍宋越等其夕並聽出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閤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僧整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陽宋逵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云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

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不說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逵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而殞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太宗即位論功行賞壽寂之封應城縣侯食邑千戶姜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

侯食邑八百戶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食邑各五百戶李道兒新塗縣侯繆方盛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食邑各四百戶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隆茶陵縣子宋逵之零陵縣子食邑各三百戶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渡淮為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討之破索兒降天祚遷龍驤將軍司徒叅軍率所領南助赭圻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

於東宮泰始四年以破薛索兒功增封二百戸并前千戸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假寧朔將軍與輔國將軍兼驍騎將軍孟次陽與二衛參員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太始初為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薛安都子道標攻合肥次陽擊破之以功封攸縣子食邑三百戸歷右軍驃騎將軍六年出為輔師將軍兖州刺史戍淮陰立北兖州自此始也進號冠軍將軍元徽四年卒時佃夫王道隆楊運長並執權柄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

之蔑如也嘗值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少不荅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絜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

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隷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虎賁中郎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而已泰豫元年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遷驍騎將軍尋加淮陵太守太宗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

張澹為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元徽三年遷黄門侍郎領右軍將軍太守如故明年改領驍騎將軍其年遷使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歴陽太守猶管内任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增邑五百戸時廢帝猖狂好出遊走始出宫猶整羽儀引隊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㕓内外莫不懼憂佃夫密與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共廢帝立安

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北出常留隊仗在樂遊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為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其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禄外部賜死佃夫幼罪止身其餘無所問佃夫時年五十一幼泰始初為外監配張永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涉二品為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食邑二百戶

于天寶其先胡人預竹林堂功元嶽中自陳功勞求加
封爵乃封為鄂縣子食邑二百戶發佃夫之謀以為清
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元年出為山陽太守齊王以其
反覆賜死
壽寂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為羽林監遷太子
屯騎校尉尋加寧朔將軍南太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
無窮有一不從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
尉吏斫邏將七年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行至豫章謀

欲逃叛乃殺之

姜産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戸為晉平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南濟陰太守三年北伐與虜戰軍敗見殺追贈左軍將軍太守如故

李道兒臨淮人本為湘東王師稍至湘東國學官令太宗即位稍進至員外散騎侍郎淮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轉給事中四年病卒

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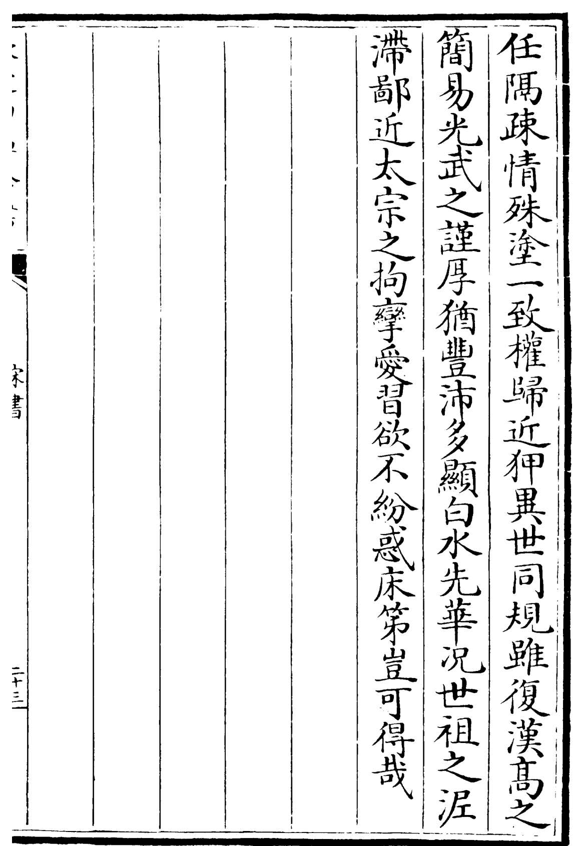
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始興王濬以為世子師以書補中書令史道隆亦知書為主書書吏漸至主書世祖使傳命失旨遣出不聽復入六門太宗鎮彭城以補典籤署內監及即位為南臺侍御史稍至員外散騎侍郎南蘭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以破晉陵功增邑百戶并前六百戶五年出侍東宮復兼中書通事舍人後廢帝即位自太子翊軍校尉遷右軍將軍太守兼舍人如故道隆為太宗所委過

於佃夫和謹自保不安毁傷人執權既久家産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太尉桂陽王休範奄至新亭佃夫留守殿内而道隆領羽林精兵向朱雀門時賊已至航南道隆忽名鎮軍將軍劉勔於石頭勔至命開航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航自弱邪勔不敢復言催勔進戰勔度航便敗賊乘勝逕進道隆棄衆走向臺所乘馬連箠蹋不肯前遂為賊兵及見殺事平車駕臨哭贈輔國將軍益州刺史子法貞嗣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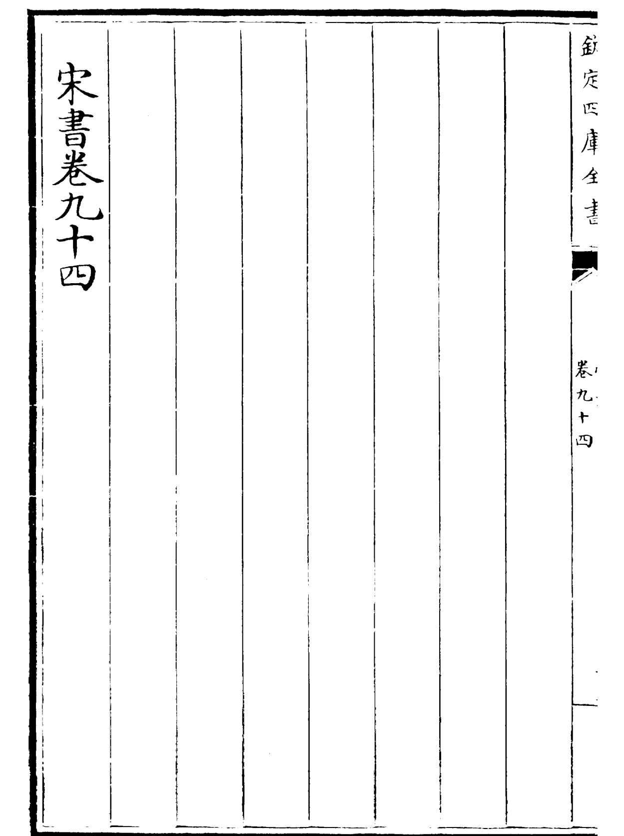
受禪國除
楊運長宣城懷安人初為宣城郡吏太守范曅解吏名
素善射太宗初為皇子出運長為射師性謹慤為太宗
所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與佃夫道隆李道兒等並執
權要稍至員外散騎侍郎南平昌太守泰始七年出侍
東宮後廢帝即位與佃夫俱無通事舍人加龍驤將軍
轉給事中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食邑八百
戶元嶶三年自安成王車騎中兵參軍遷後軍將軍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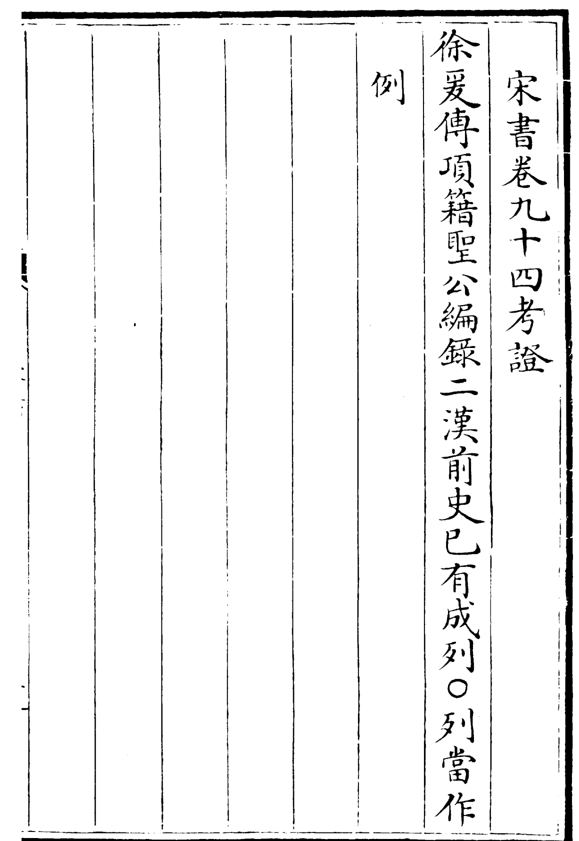
舍人如故運長質木廉正治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知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為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為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食邑四百戶順帝即位出運長為寧朔將軍宣城太守尋去郡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王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討誅之

史臣曰竭忠盡節士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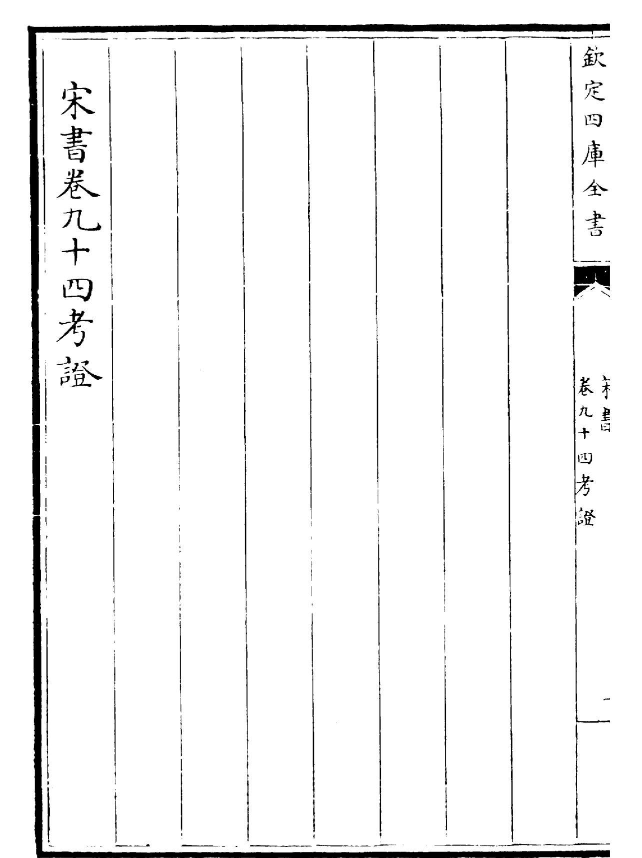


任隅踈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規雖復漢高之簡易光武之謹厚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况世祖之泥滞鄙近太宗之拘攣愛習欲不紛惑床笫豈可得哉


宋書卷九十四


宋書卷九十四考證

徐爰傳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列○列當作例



宋書卷九十四考證

謹案卷九十三第十頁前八行元嘉四年卒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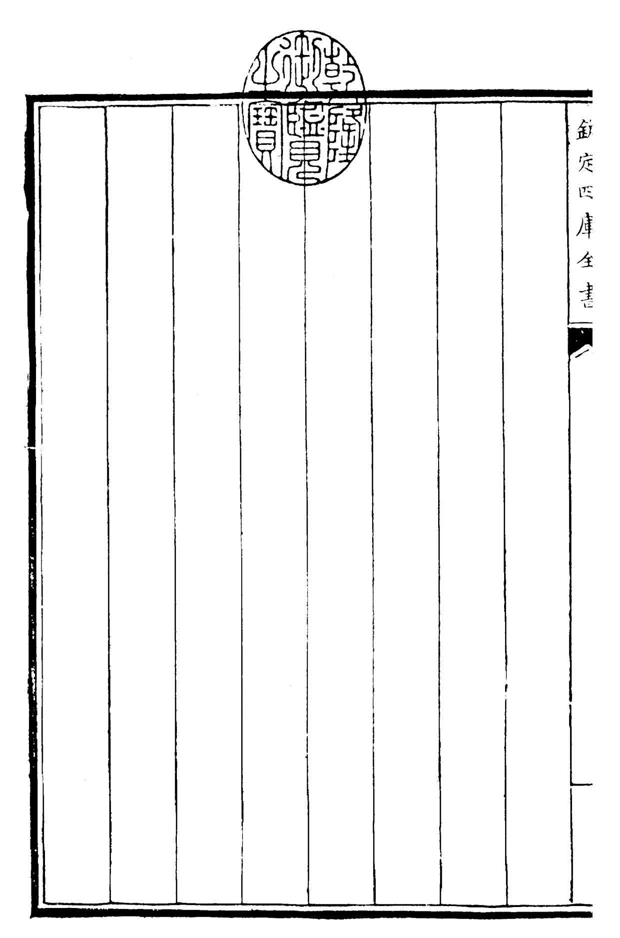
元嘉訛宏之掾南史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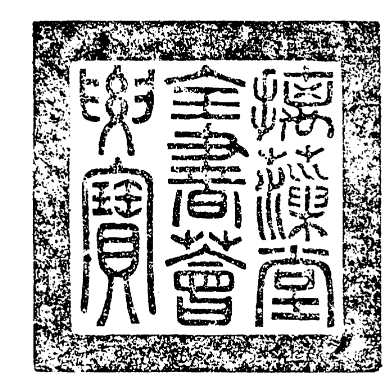
卷九十四第五頁前五行帝為贋天子諸本贋訛

應據南史改

第七頁後五行南東海郯人也諸本郯訛剡掾州

郡志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九十五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宋書卷九十五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五十五

索虜

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𢓜公司馬騰於晉陽

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㐌遣軍助騰懐帝永嘉三年㐌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為援乃上言盧兄㐌有救騰之功舊勲宜録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為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為代王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内大亂盧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勇壯衆復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衆數十萬其後為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後聽北歸犍死

子開字涉珪代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垂死開率十萬騎圍中山明年四月尅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九年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立學官置尚書曹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衆至隂山謂之却霜隂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甞釋葢欲以暖氣却寒也死則潛埋無墳壠處所至於葬送皆虛設棺柩立冢槨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開暴虐好殺民

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開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或乘小輦手自執劍擊檐輦人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開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為内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是歲安帝義熙五年開次子齊王嗣字木末執清河王對之號哭曰人生所重者父云何反逆逼

令自殺嗣代立謚開道武皇帝十三年高祖西伐長安嗣先娶姚興女乃遣十萬騎屯結河北以救之大為高祖所破事在朱超石等傳於是遣使求和自是使命歲通高祖遣殿中將軍沈範索季孫報使反命已至河未濟嗣聞高祖崩問追報範等絶和親太祖即位方遣範等歸永初三年十月嗣自率衆至方城遣鄭兵將軍揚州刺史山陽公達奚斤吳兵將軍廣州刺史蒼梧公公孫表尚書滑稽領步騎二萬餘人於滑臺西南東燕縣

界石濟南渡輜重弱累自隨滑臺戍主寧遠將軍東郡太守王景度馳告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遣司馬翟廣率參軍龎諮上黨太守劉談之等步騎三千拒之軍次卷縣土樓虜徙營滑臺城東二里造攻具日往脅城德祖以滑臺戍人少使翟廣募軍中壯士遣寧遠將軍劉芳之率領助景度守芳之將八十餘人突得入城德祖又遣討虜將軍弘農太守竇應明領五百人建武將軍竇霸領二百五十人並以水軍相繼發咸

受翟廣節度初亡命司馬楚之等常藏竄陳留郡界虜既南渡馳相要結驅扇壃場大為民患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率五百人據邵陵將劉憐領二百騎至雍丘以防之楚之於白馬縣襲憐為憐所破會臺送軍資至憐往迎之而酸棗民王玉知憐南馳以告虜虜將滑稽領千乘襲倉垣兵吏悉踰城散走陳留太守嚴慢為虜所獲虜即用王玉為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十一月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

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竇應明擊虜輜重於石濟破之殺賊五百餘人斬其戍主缺連内頭張索兒等應明自石濟赴滑臺聞城已没遂進屯尹卯竇霸馳就翟廣虜既尅滑臺并力向廣等力不敵引退轉鬬而前二日一夜裁行十許里虜步軍續至廣等矢盡力竭大敗廣霸談之等各單身迸還虜乘勝遂至虎牢德祖出步騎欲擊之虜退屯土樓又退還滑臺長安魏昌藍田三縣民居在虎牢下德祖皆使入城虜别遣黒矟

公率三千人至河陽欲南渡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河陰令竇晃五百人戍小壘緱氏令王瑜四百人據監倉鞏令臣琛五百人固小平參軍督護張季五百人屯牛蘭又遣將領馬隊與洛陽令楊毅合二百騎緣河上下隨機赴接十二月虜置守於洛川小壘德祖遣翟廣馳往擊之虜退走廣安立守防修治城塢復還虎牢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領步騎五百據項又遣司馬徐瓊繼之臺遣將輔伯遣姚珍杜坦梁靈寧等水步

諸軍續進徐州刺史王仲德率軍次湖陸黒矟公遣長史將千人逼寶晃楊毅晃等逆擊禽之生獲二百人其後鄭兵將軍五千騎掩襲晃等黒矟渡與并力四面攻壘晃等力少衆散晃毅皆被重創虜將安平公鵝青二軍七千人南渡於碻磝東下至泗瀆口去尹卯百許里兖州刺史徐琰委軍鎮走於是太山諸郡並失守鄭兵與公孫表及宋兵將軍交州刺史交阯侯普幾萬五千騎復向虎牢於城東南五里結營分步騎自成臯開向

虎牢外郭西門德祖逆擊殺傷百餘人虜退還保營鎮北將軍檀道濟率水軍北救車騎將軍廬陵王義眞遣龍驤將軍沈叔狸三千人就豫州刺史劉粹量宜赴援少帝景平元年正月鄭兵分軍向洛攻小壘小壘守將竇晃拒戰陷沒河南太守王涓之棄金墉出奔自虜分軍向洛德祖每戰輒破之嗣自率大衆至鄴鄭兵既尅金墉復還虎牢德祖於城內穴城入七丈二道出城外又分作六道出虜陣後募敢死之士四百人參軍范道

基率二百人為前驅參軍郭王符劉規等以二百人為後係出賊圍外掩襲其後虜陣擾亂斬首數百級焚燒攻具虜雖退散隨復更合虜又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安平公涉歸幡能健越兵將軍青州刺史臨菑侯薛道千陳兵將軍淮州刺史壽張子張模東擊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冠軍將軍青州刺史竺夔鎮東陽城聞虜將至斂衆固守龍驤將軍濟南太守垣苗率二府郡文武奔就夔夔與將士盟誓居民不入城者使移就山阻燒

除禾稼令虜至無所資虜衆向青州前後濟河凡六萬騎三月三萬騎前追脅城内文武一千五百人而半是羌蠻流雜人情駭懼竺夔夜遣司馬車宗領五百人出城掩擊虜衆披退間二日虜步騎悉至繞城四圍列陣十餘里至晡退還安水結營去城二十里大治攻具日日分步騎常来逼城夔夜使殿中將軍竺宗之參軍賈元龍等領百人於楊水口兩岸設伏虜將阿伏斤領三百人晨渡水兩岸伏發虜騎四迸殺傷數十人梟阿伏

斤首虜又進營水南去城西北四里嗣自鄴遣兵益虎
牢增圍急攻鄭兵於虎牢率步騎三千攻頴川太守李
元德於許昌車騎將軍王玄謨領千人助元德守與元
德俱散敗虜即用頴川人庾龍為頴川太守領騎五百
并發民丁以戍城德祖出軍擊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
殺虜數百會鄭兵軍從許昌還合圍德祖大敗失甲士
千餘人退還固城嗣又於鄴遣萬餘人從白沙口過河
於濮陽城南寒泉築壘朝議以項城去虜不遠非輕軍

所抗使劉粹名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貍已追亦且追
粹以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便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
郡無所憑依沈叔貍已頓肥口又不宜便退時李元德
率散卒二百人至項劉粹便助高道瑾戍請宥其奔敗
之罪朝議並許之檀道濟至彭城以青司二州並急而
所領不多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先救青州竺
夔遣人出城作東西南塹虜於城北三百餘步鑿長圍
夔遣參軍閻茂等領善射五十人依墻射虜虜騎數百

馳來圍墻墻內納射固墻死戰虜下馬步進短兵接城上弓弩俱發虜乃披散虜遂填外塹引髙樓四所蝦蟇車二十乘置長圍內虁先鑿城北作三地道令通外塹復鑿裏塹內去城二丈作子塹凿三百餘人出地道欲焼虜攻具時回風轉熘火不得燃虜兵矢橫下士卒多傷斂衆還入虜填三塹盡平唯餘子塹蝦蟇車所不及虜以橦攻城虁募人力於城上係大磨石堆之又出於子塹中用大麻絙張骨骨攻車近城從地道中多人力

挽令折虜復於城南掘長圍進攻逾急夔能持重垣苗有膽幹故能堅守移時然被攻日久城轉毀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濟王仲德兼行赴之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庚龍奔迸將宋晃追躡斬龍首元德因苗綏撫并上租糧虜悅勃大肥率三千餘騎破高平郡所統高平方與任城金鄉亢父等五縣殺畧二千餘家殺其男子驅虜女弱兖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卒不敢出冠軍將軍申宣戍彭城去高平二百餘里

懼虜至移郭外居民并諸營署悉入小城嗣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鄭兵攻虎牢塡塞兩塹德祖隨方抗拒頗殺虜而將士稍零落四月壬申虜聞道濟將至焚燒器械棄青州走竺夔上言東陽城被攻毀壞不可守移鎮長廣之不期城下以固守以功進號前將軍封建陵縣男食邑四百戸夔字祖季東莞人也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嗣率大衆至虎牢停三日自督攻城不能下回軍向洛陽留三千人益鄭兵停洛數日渡河北歸虜安平

公等諸軍從青州退還迳趨滑臺檀道濟王仲德步軍乏糧追虜不及道濟於泰山分遣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夘聞虜已遠還就道濟共裝治水軍虜安平公諸軍就滑臺西就鄭兵共攻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勁兵戰死殆盡而虜增兵轉多虜撞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仍舊為四賊撞三城已毁共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死者大半德祖恩德素結衆無離心德祖昔在北與虜將公孫表有舊表

有權畧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客遣人說鄭兵云表與之連謀每益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鄭兵鄭兵倍疑之言於嗣詠表虜衆盛檀道濟諸救軍並不敢進劉粹據項城沈狸乇高橋二十一日虜作地道偷城内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至其月二十三日人馬渴乏饑疫體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虜因急攻遂尅虎牢自德祖及翟廣竇霸凡諸將佐及郡守在城内者皆見囚執唯上黨太守劉談之參軍范道基將二

百人突圍南還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

與此城并命義不使此城亡而身在也嗣重其固守之

節勒衆軍生致之故得不死司空徐羨之尚書傅亮領

軍將軍謝晦表曰去年逆虜縱肆陵暴河南司州刺史

臣德祖竭誠盡力抗對强寇孤城獨守將涉朞年救師

淹緩舉城淪沒聖懷垂悼遠近嗟傷陛下殷憂諒闇委

政自下臣等謀猷淺蔽託付無成遂令致節之臣抱忠

傾覆將士殲辱王畧虧挫上墜先規下貽國恥稽之朝

典無所辭責雖有司撓筆末加準繩豈宜尸祿昧安殊
寵乞蒙屏固以申國法不許德祖滎陽南武陽人也晉
末自鄉里南歸初為冠軍參軍輔國將軍道規為荊州
德祖為之將佐復為高祖太尉參軍高祖北伐以為王
鎮惡龍驤司馬加建武將軍為鎮惡前鋒斬賊寧朔將
軍趙玄石於栢谷破弘農太守尹雅於梨城又破賊大
帥姚難於涇水斬其鎮北將軍姚强鎮惡剋立大功蓋
德祖之力也長安平定以為龍驤將軍扶風太守仍遷

秦州刺史將軍如故時佛佛虜爲寇復以德祖爲王鎮惡征虜司馬尋復爲桂陽公義真安西參軍南安太守將軍如故復徙馮翊太守高祖東還以德祖督司州之河東平陽二郡諸軍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并州刺史劉遵考戍蒲坂長安不守合部曲還彭城除世子中兵參軍將軍如故又除督司州之河東平陽河北雍州之京兆豫州之潁川兖州之陳留九郡軍事滎陽太守將軍如故又加京兆太守高祖踐祚進號冠軍論前後功

封觀陽縣男食邑四百戶又除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
頴川兖州之陳留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元
嘉六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五世祖大明元年以德祖
弟子熈祚第二息翊之紹德祖封虜既剋虎牢留兵居
守餘衆悉北歸少帝曰故寧逺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
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均節在危無撓古之忠烈無以
加之可追贈給事中幷存䘏遺孤以慰存亡尚書令傅
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

給丈士顔延之為誄焉龍驤將軍兖州刺史徐琰東陽太守王景度並坐失守鉗髠居作琰五歲景度四歲時宣威將軍頴川太守李元德戍許昌仍除滎陽太守督二郡軍事其年十一月虜遣軍并招集亡命攻逼許昌城以土人劉遠為滎陽太守李元德欲出戰兵仗少至夜悉排女牆散潰元德復奔還項城虜又圍汝陽太守王公度將十餘騎突圍奔項城虜又破邵陵縣殘害二千餘家盡殺其男丁驅畧婦女一萬二千口劉粹遣將

姚聳夫率軍助守項城又遣司馬徐瓊五百人繼之虜掘破許昌城又毀壞鍾離城以立彊界而還嗣死謚曰明元皇帝子燾字佛貍代立母杜氏冀州人入其宫内生燾燾年十五六不為嗣所知遇之如僕隷嗣初立慕容氏女為后又娶姚興女並無子故燾得立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鬬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胄元嘉五年使大將吐伐斤西伐長安生禽赫連昌中山王安定封昌為公以妹妻之昌弟赫連定在隴上吐

伐斤乘勝以騎三萬討定定設伏於隴山彈箏谷破之斬吐伐斤盡坑其衆定率衆東還後尅長安燾又自攻不尅乃分軍戍大城而還燾常使昌侍左右常共單馬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謂昌不可親燾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復攻長安尅之定西走為吐谷渾慕璝所禽赫連氏有名衛臣者種落在朔方塞外部落千餘户朔方以西西至上郡東西千餘里漢世徙謫民居之土地良沃苻堅時衛臣入塞寄田春来

秋去堅雲中護軍賈雍掠其田者獲生口馬牛羊堅卷以還之衛臣感恩遂稱臣入居塞内其後漸强盛衛臣死子佛佛驍猛有謀筭逺近雜種皆附之姚興與相抗興霞軍喪衆前後非一關中為之傷殘高祖入長安佛佛震慴不敢動高祖東還即入寇北地安西將軍義真之歸也佛佛遣子昌破之青泥俘囚諸將帥遂有關中自稱尊號號年曰真興元年京兆人韋玄隱居養志有高名姚興備禮徵不起高祖辟為相國掾宋臺通直郎

又並不就佛佛名為太子庶子玄應命佛佛大怒曰姚興及劉公相徵名並不起我有命即至當以我殊類不可理其故耶殺之元嘉二年佛佛死昌立至是為燾所兼燾西定隴右東滅黃龍海東諸國並遣朝貢太祖踐阼便有志北畧七年三月詔曰河南中國多湮沒非所遺黎荼炭每用矜懷今民和年豐方隅無事宜時經理以固壃埸可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宏

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勁勇一萬以相
犄角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可權假節率見力三萬監征
討諸軍事便速備辦月内悉發先遣殿中將軍田竒銜
命告燾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
關河北燾大怒謂竒曰我生頭髮未燥便聞河南是我
家地此豈可得河南必進軍今權當斂戍相避須冬行
地淨河冰合自更取之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
總統羣帥告司兖二州曰夫王者之兵以義德相濟非

徒壃理土地恢廣經畧將以大庇蒼生保全黎庶是以
蒙踐霜雪踰歴險難匡國寧民肅清四表昔我高祖武
皇帝誕膺明命爰造區夏内夷篡逆外寧寇亂靈武紛
紜雷動風舉響軼龍堆聲浮雲朔陵天振地拔山蕩海
於是華域肅清謳歌允集王綱帝典煥哉惟文太和烟
熅流澤洋溢中葉諒闇委政冢宰黠虜乘釁侵侮上國
遂令司兖良民後蹈非所周鄭遺黎重隔王化聖皇踐
阼重光開朗明哲柔遠以隆中興遐夷慕義雲騰波湧

方將蹈德履信被藝襲文增修業統作規于後勤施洽於三方惠和雍於北狄夫養魚者除其猵獺育禽者去其豺狼故智士研其慮勇夫厲其節嘉謀動蒼天精氣貫辰緯莫府忝任禀承廟筭翦爪明衣誓不顧命提吳楚之勁卒總八州之銳士紅旗絳天素甲奪日虎步中原龍超河渚興雲散雨慰大旱之思弔民伐罪積後已之情師以順動何征而不克況乎遵養者昧緩復境土而已哉昔淮泗初開狡徒縱逸王旅入關羣竪飆扇襄

邑之戰素旗授首半城之役伏尸蔽野支解體分羽翼摧挫加以搆難西虜結怨黄龍控弦熸滅首尾逼畏蜂屯蟻聚假息旦夕豈復能超蹈長河以當堂堂之陳哉夫順從貴速歸德惡晚賞褒先附威加後服是以秦趙羇旅披榛委誠施紱乘軒剖符州郡慕容姚泓恃強作禍提挈萬里卒嬰鈇鉞皆目前之誠驗往世之所知也聖上明發愛恤以道懐二州士民若能審决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黨歸投軍門者當表言天臺隨才叙用如

其迷心不悛竄首巢穴長圍既周臨衝四至雖欲壺漿

厥篚其可得乎幸加三思詳擇利害彥之進軍虜悉斂

河南一戍歸河北太祖以前征虜司馬南廣平太守尹

沖為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潁川兖州之陳留二郡諸

軍事奮威將軍司州刺史戍虎牢十一月虜大衆南渡

河彥之敗退洛陽滑臺虎牢諸城並為虜所沒尹沖及

司馬滎陽太守崔模抗節不降投塹死沖字子順天水

兾人也先為姚興吏部郎與興子廣平公弼結黨欲傾

興太子泓泓立沖與弟弘俱逃叛南歸至是追贈前將軍太祖與江夏王義恭書曰尹沖誠節志槩繼蹤古烈以爲傷惋不能已已上以滑臺戰守彌時遂至陷沒乃作詩曰逆虜亂疆埸邉將嬰寇仇堅城効貞節攻戰無暫休覆瀋不可拾離機難復收勢謝歸塗單於焉見幽囚烈烈制邑守舍命蹈前修忠臣表年暮貞柯見嚴秋楚莊投袂起終然報强仇去病辭高館卒獲舒國憂戎事諒未殄民患焉得瘳撫劒懷感激志氣若雲浮願想

淩扶摇弭旆拂中州爪牙申威靈帷幄騁良籌華裔混
殊風率土浹王猷惆悵懼遷逝北顧涕交流其後壽又
遣使通好并求婚姻太祖每依違之十七年壽號太平
真君元年十九年虜鎮東將軍武昌王宜勒庫莫提移
書益梁二州往伐仇池侵其附屬而移書越詣徐州曰
我大魏之興德配二儀與造化並立夏殷以前功業尚
矣周秦以來赫赫堂堂垂耀先代逮我烈祖重之聖明
應運龍飛廓清燕趙聖朝承王業之資奮神武之畧遠

定三秦西及葱嶺東平遼碣海隅服從北暨鍾山萬國納貢威風所扇想彼朝野備聞威德往者劉石苻姚遞據三郡司馬琅邪保守揚越綿綿連連緜歷年紀數窮運改宋氏受終仍晉之舊遠通聘享故我朝廷解甲息心東南之略是為不欲違先故之大信也而彼方君臣包藏禍心屢為邊寇去庚午年密結赫連侵我牢洛致師徒喪敗舉軍囚俘我朝廷仁弘不窮人之非不遂人之過與彼交和前好無改昔南秦王楊玄識達天運於

大化未及之前度越赫連遠歸忠款玄既即世弟難當忠節愈固上請納女連婚宸極任土貢珍自比内郡漢南白雉登俎御羞朝廷嘉之授以專征之任不圖彼朝計壃埸之小疵不相關移竊興師旅亡我賓屬難當將其妻子及其同義告敗闕下聖朝憮然顧謂羣臣曰彼之違信背和與宋洛為三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磬聲之臣助難當報復使持節侍中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建興公吐

奚愛弼率南秦王楊難當自祁山南出直衝建安令南
秦自遣信臣招集舊戶使持節侍中都督雍梁益三州
諸軍事安西將軍啟開府儀同三司淮陰公皮豹子員
外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南益州刺史建德公庫拔阿浴
河引出斜谷阨白馬之險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雍州刺
史南平公娥後延出自駱谷直截漢水冠軍將軍南蠻
校尉荊州刺史建平公宗睒使持節員外散騎常侍冠
軍將軍梁州刺史順陽公劉買德平遠將軍永安侯若

干内亦千出自子午東襲梁漢使持節侍中都督荆梁南雝三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故晉譙王司馬文思寧遠將軍荆州刺史襄陽公魯軌南趨荆州使持節都督洛豫州及河内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王直勤它大翰為其後繼使持節侍中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領護西戎校尉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晉琅邪王司馬楚之南趣壽春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

兖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東安公刁
雝東趣廣陵南至京口使持節侍中都督青兖徐三州
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故晉元顯子
司馬天助直趣濟南十道並進連營五千步騎百萬隱
隱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潰以此奮擊何堅不摧名陵
踐土區區齊晉尚能克勝强楚以致一匡況大魏以沙
漠之突騎兼咸夏之勁卒哉若衆軍就臨將令南海北
汎江湖南溢髙岸塹為浦澤深谷積為丘陵晉餘黎民

將雲集霧聚仇池之師敺傴山谷之中何能自固彼之所謂肆忿於目前之小得以至於敗亡之大失也昔信陵君濟窮鳩之危義士歸之故我朝廷欲救難當投命之誠為此舉動既而愛惜前好猶復沈吟多殺生生在之一亡十仁者之所不為吾等别愛後自馳檄相譬書若攝兵還反復南秦之國則諸軍同罷好穆如初若距我義言狠愎遂往敗國亡身必成噬臍之悔望所列上彼朝惠以報告徐州答移曰知以楊難當投命告敗比

之窮鳩欲動衆以相存拯救危恤難有國者之所用心雖然移書之言亦已過矣何者楊氏先世以来受晉爵號修職守藩為我西服十載之中再造逆亂號年建義猖狂妄作為臣不忠宜加誅討又知難當稱臣彼國宜是顧畏首尾兩屬求全果是純臣服事於魏何宜與人和親而聽臣下縱逸昔景平之末國祚中微彼乗我内難侵我司兖是以七年治兵義在經畧三帥涉河秋毫不犯但崇此信誓不負約言耳彼伺我軍仍相掩襲俘

我甲士翦我邉民是彼有兩曲我有二直也司馬楚文思亡命竄伏魯軌刀雍實為蠆尾而擁其逋逃開其壃埸元顯無子焉得天助謬稱假託何足以云又譏竊興師旅不相關移若如来言又非所受黃龍國王受我正朔且渠茂虔父子歸款彼皆殘滅俘馘豈有先言况仇池奉晉十世事宋三葉九伐所加何傷於彼僕聞師曲為老義作亂雄言貴稱情不在夸大移書本諳𫝊益而謬来鄙府大人不遠幸無過談二十年壽以國授其太

子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平暴除逆掃清不順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闡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内安逸百姓富昌軍國異容宜定制度為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附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成其禄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諸朕功臣懃勞日久皆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頤神養壽朝請隨時饗宴朕前論道陳謀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嗣理萬

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被列職皆取後進明能廣啟選才之路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主者明為科制宣勑施行於是王公以下上書太子皆稱臣首尾與表同唯用白紙為異是歳壽伐芮芮虜大敗而還死者十六七不聽死家發哀犯者誅之二十三年虜安南平南府又移書兖州以南國僑置州不依城土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兖州答移曰夫皇極肇建實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載實稟

沖和之氣故司牧之功宣於上代仁義之道興自諸華在昔有晉混一區宇九譯承風遐戎嚮附永嘉失御天綱圯裂石容苻姚遞乘非據或棲息趙魏或保聚邠岐我皇宋屬當歸歷受終晉代北臨河濟西盡汧弔民伐罪流澤五都魏爾時祗德悔禍思用和輯交通使命以祈天衷来移所謂分疆畫境其志久定者也俄而不恒其信虞我國憂侵牢及洛至于清濟往歲入河且欲綏理舊城是以頓兵南濟秋毫無犯軍師不能奉遵廟

算保有成功回旆之日重失司兖来移云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無分民德之休明四方繦負昔周道方隆靈臺初構民之附化八十萬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棄已縱威肆虐老弱無遺詳觀今古畧聽輿誦未有窮凶以延期安忍而懷衆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往年貴主獻書云强者為雄斯則棄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於此何以能振復加欲游獵具區觀化南國今治道方融遠人必至開館

飾邸則有司存來嵗元辰天人協慶鸞旗省方東廵稽嶺若欲邀恩宜赴兹會懷德貴蚤無或後期又稱馳獵積年野無飛伏此邦解網舍前矜蜫育鷇七澤八藪禽獸豐碩虞侯蒐簨義非所恡三代肆覲其典雖缺呼韓入漢厥儀猶全饋餼之秋每存豐厚先是虜中謡言滅虜者吴也壽甚惡之二十三年北地瀘水人葢吴年二十九於杏城天台舉兵反虜諸戎夷普並響應有衆十餘萬壽聞吴反惡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吴上表歸順

曰自靈祚南遷禍纏神土二京失統豺狼縱毒蒼元蹈犬噬之悲舊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杖義因機乘寇虜天亡之期藉二州思奮之憤故創迹天台爰暨咸雍義風一鼓率土響同威聲既張士卒効勇師不崇朝羣狡震裂殄逆鱗於函關掃凶迹於秦土非仰恊宋靈俯允羣願焉能若斯者哉今平城遺虐連兵大壇東西狼顧威形莫接長安孤危河洛不戍平陽二孽世連土宇擁率部落控弦五萬東屯潼塞任質軍門私署安西將

軍常山白廣平練甲高平進師汧隴北漠護軍結駟連騎提戈載驅胡蘭洛生等部曲數千擬擊偽鎮闔境顒顒仰望皇澤伏願陛下給一旅之衆北臨河陝賜臣威儀兼給戎械進可以厭捍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國威武鎮御舊京使中都有鳴鸞之響荒餘懷来蘇之德謹遣使人趙綰馳表丹誠壽遣軍屢敗乃自率大衆攻之吴又上表曰臣聞天無二日地無二主昔中都失統九域分崩羣凶丘列於天邑飛鴞鴟目於四海先皇慈

懐内發憫及戎荒翦偽羌於長安雪黎民之荼炭政教既被民始寧蘇天未忘難禍亂仍起獫狁侏張侵暴中國使長安為豺狼之墟鄴洛為蜂蛇之藪縱毒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歎憤傾首東望仰希拯接咸同旱苗之待天澤赤子之望慈親臣仰恩天時以義伐暴輒東西結連南北樹黨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憑威靈千里雲集冀廓除榛莽以待王師義夫始臻莫不瓦解虜主二月四日傾資倒庫與臣連營接刃交鋒無日不

戰獲賊過半伏屍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埀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姦虜潰亡遺民小大咸蒙生造太祖詔曰北地盆吳起衆秦川華戎響附奮其義勇頻煩克捷屢遣表疏遠効忠款志梟逆虜以立勲績宜加爵號褒奨乃誠可以為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雝州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燾攻吳大小數十戰不能尅太祖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統郡及金紫以下諸將印合一百二十一紐與吳使隨宜假授屠

各反叛吳自攻之為流矢所中死吳弟吾生率餘衆入
木面山皆尋破散其年太原民顔白鹿私行入荒為厲
所録相州刺史欲殺之白鹿詐云青州刺史杜𩥉使其
歸誠相州刺史送白鹿至桑乾燾喜曰我外家也使其
司徒崔浩作書與𩥉使司徒奚酒王琦齎書随白鹿南
歸遣從弟高梁王以重軍延𩥉入太原界攻冀州刺史
申恬於歷城恬擊破之杜𩥉遣其寧朔府司馬夏侯祖
歡中兵參軍吉淵馳往赴援虜破畧太原得四千餘口

牛六千餘頭尋又寇兖青兾三州遂及清東殺略甚衆太祖思弘經略詔羣臣曰吾少覽篇籍頗愛文義遊玄翫采未能息卷自纓紼世務情兼家國徒存日昊終有慙德而區宇未一師饉代有永言斯瘼彌于其慮如疲疾稍增志隨時往屬思之功與事而廢殘虐遊魂齊民塗炭乃眷北顧無忘弘拯思總羣謀掃清逋逆感慨之來遂成短韻卿等體國情深亦當義篤其懷也詩曰季父鑒禍先辛生識機始崇替非無徵興廢要有以自昔

淪中畿僭馮盈百祀不覩南雲陰但見胡風起亂極治必形塗泰由積否方欲滌遺氛刬乃穢邉鄙眷言悼斯民納隍良在已逝將振宏羅一麾同文軌時乎豈再來河清難久俟駘駟安局步騏驥志千里梁傳畜義心伊相抱深恥賞拜將誰寄要之二三子無令齊晉朝取愧鄒魯士時壃埸民多相侵盜二十五年虜寧南將軍豫州刺史北井矦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曰僕以不德荷國榮寵受任邉州經理民物宣播政化鷹揚萬里雖盡

節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情上達也比者以來邉民擾動互有反逆無復為害自取誅夷死亡之餘雉莬逃竄南入宋界聚合逆黨頻為寇掠殺害良民略取資財大為民患此之界局與彼通連兩民之居煙火相接來往不絶情偽繁興是以南姧北入北姦南叛以類推之日月彌甚姧宄之人數得侵盜之利雖加重法不可禁止僕常中令境局料其姧源而彼國牧守縱不禁御是以遂至滋蔓寇擾壃埸譬猶蚤虱疥癬雖為小痾令

人終歲不安當今上國和通南北好合唯邊境民庶要約不明自古列國封壃有畔各自禁斷無復相侵如是可以保之長久垂之永世故上表臺閣馳書明曉自今以後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過自非聘使行人無得南北邊境之民煙火相望雞狗之聲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歸彼亡此致則自我國家所望於仁者之邦也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答移曰知以邊氓擾動多有叛逆欲杜絕姧宄兩息民患又欲

迭送奔亡禁其来往申告嘉貺實獲厥心但彼和好以來矢言每缺侵軼之弊屢違義舉任情背畔專肆暴略豈唯竊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頃誅討蠻髦事止畿服或有狐奔鼠竄逃首北境而輙便苞納待之若舊資其粮仗縱為寇賊往歲擅興戎旅禍加孩耄罔顧善隣之約不惟壃域之限来示所云彼並行之雖豐辭盈觀即事違實興嫌長亂實彼之由反以為言將違躬厚之義壃埸之民有自来矣且相期有素本不介懐若於本欲消

姧弭㬥永存匪石宜先謹封守斥遣諸亡驚蹄逸鏃不
安入境則邉城之下外户不閉王制嚴明豈當獨負来
信若亡命奔越侵盜彼民斯固刑之所取無勞遠及自
荷閫外思闡皇猷每申勅守宰務敦義讓往誠未布能
不愧怍當重約示以副至懐二十七年夀𤋮自率步騎十
萬寇汝南初夀𤋮欲為邉寇聲云獵於梁川太祖慮其侵
犯淮泗遐敕邉戍小寇至則堅守拒之大衆来則拔民
户歸夀陽諸戍偵候不明虜奄来入境宣威將軍陳南

頓二郡太守鄭緄綏遠將軍汝南頴川二郡太守郭道隱並棄城奔走虜掠抄淮西六郡殺戮甚多攻圍懸瓠城城内戰士不滿千人先是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徐遵之去郡南平王鑠時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郡事憲嬰城固守壽盡銳以攻之憲自登郭城督戰起樓臨城飛矢雨集衝車攻破南城憲於内更築扞城立柵以補之虜肉薄攻城死者甚衆憲將士死傷亦過半燾唯恐壽陽有救兵不以彭城爲慮燾遣從弟永昌王庫

仁真步騎萬餘將所畧六郡口北屯汝陽時世祖鎮彭城太祖遣隊主吴香鑪乘驛勅世祖遣千騎齎三日糧襲之世祖發百里内馬得千五百匹衆議舉别駕劉延孫為元帥延孫辭不肯行舉參軍劉泰之自代世祖以問司馬王玄謨長史張暢暢等竝贊成之乃分為五軍以泰之為元帥與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國左常侍杜幼文五人各領其一謙之領泰之軍嗣殿中參軍程天祚督戰

至譙城更簡閲人馬得精騎千一百匹直向汝陽虜不意竒兵從北来大營在汝陽北去城三里許泰之等至虜都不覺馳入襲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營内有數區氈屋屋中皆有帳器仗甚精食具皆是金銀帳内諸大主帥悉殺之諸亡口悉得東走大呼云官軍痛與手虜衆一時奔散因追之行已經日人馬疲倦引還汝南城内有虜一幢馬步可五百登城望知泰之無後繼又有别帥鉅鹿公餘嵩自虎牢至因引出擊泰之泰之軍

未食且戰已疲勞結陣未及定叵譙之先退因是驚亂棄仗奔走行迷道趨澱水水深岸高人馬悉走水爭渡泰之獨不去曰喪敗如此何面復還下馬坐地為虜所殺肇之溺水死天祚為虜所執譙之定幼文及將士免者九百餘人馬至者四百匹世祖降安北之號為鎮軍將軍玄謨延孫免官暢免所領沛郡譙之伏誅定幼文付尚方肅初聞汝陽敗又傳彭城有係軍大懼謂其衆曰但聞淮南遣軍乃復有奇兵出今年將墮人計中即

燒攻具欲走會泰之死問續至乃停壽陽遣劉康祖救懸瓠燾亦遣任城公拒康祖與戰破之斬任城燾攻城四十二日不拔死者甚多任城又死康祖救軍漸進乃委罪大將多所斬戮倍道奔走太祖嘉憲固守詔曰右軍行參軍行汝南新蔡二郡軍事陳憲盡力捍衛全城摧寇忠敢之效宜加顯擢可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又以布萬疋委憲分賜汝南城内文武吏民戰守勤勞者燾雖不剋懸瓠而虜掠甚多南師屢無功為燾

所輕侮與太祖書曰彼前使間諜詿畧姧人竊聞朱修之申謨近復得胡崇之敗軍之將國有常刑乃皆用為方州虞我之隙以自慰慶得我普鍾蔡一豎子何所損益無異得我舉國之民厚加奉養禽我甲將衛拔非其身各便钁腰苦役以辱之觀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來非一朝一夕也頃關中蓋吴返逆扇動隴右氐羌彼復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順從為大丈夫之法

何不自来取之而以貨賂引誘我邉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姧人也我今来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戶耶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敇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張之具来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頃者往索真珠璫略不相與今所馘截髑髏可當幾許珠璫也彼往日北通䓊䓊西結赫連蒙遜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

而觀彼豈能獨立芮芮吳提以死其子莬害真襲其凶迹以今年二月復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来秋當復往取以彼無足故不先致討諸方已定不復相釋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計為壍城自守為築垣以自鄣也彼土小雨水便廹掖彼能水中射我也我顯然往取揚州否彼翳行竊步也彼来偵諜我已禽之放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

耶彼非敵也彼常顧欲共我一過交戰我亦不癡復不是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驅来不好者盡刺殺之近有穀米我都噉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日耶彼吳人正有所營伎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雖彼軍三里安邏使首尾相次募人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頭何得不輸我也彼謂我攻城日當掘塹圍守欲出来斫營我亦不近城圍彼止築隄引水灌城取之彼揚州城

南北門有兩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知彼公時舊臣都已殺盡彼臣若在年幾雖老猶有智策今已殺盡豈不天資我也取彼亦須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羅門使鬼縛彼送來也此後復求通和聞太祖有北伐意又與書曰彼此和好居民連接為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民其有往者復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即使驅還自天地啓闢已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

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傖人謂换易為博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来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氊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其年大舉北討下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驅逼遺氓復規竊暴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并陳芮芮此春

因其来掠掩襲巢窟種落畜牧所亡太半連歲相持于今未解又猜虐互發親黨誅殘根本危㓕自相殘殄芮芮閒使適至所說竝符遠輸誠款誓為犄角遐邇注情既宜赴獎且水雨豐澍舟檝流通經畧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等戈船一萬前驅入河使持節督青冀幽三州徐州之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霄城侯蕭斌推三齊之鋒為之統帥持節都

督徐兗青兾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徐
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總四州之衆水陸竝驅太子左
衛率始興縣五等侯臧質勒東宫禁兵統驍騎將軍安
復縣開國侯王方回建武將軍安蠻司馬新康縣開國
男劉康祖右軍參軍事梁坦步騎十萬逕造許洛使持
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領安
蠻校尉南平王鑠悉荆河之師方軌繼進東西齊舉冝
有董一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領

司徒録尚書太子太傅國子祭酒江夏王義恭德望兼
崇風畧遐被即可三府文武并被以中儀精卒出次徐
方為衆軍節度別府司空府使所督諸鎮各遣虎旅數
道爭先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綏遠將軍西戎校尉
梁南北秦三州刺史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武將
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連旗深入震盪汧隴護
軍將軍封陽縣開國侯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枝坦寧遠
將軍竟陵太守南城縣開國侯劉德願籍荆雍之勁攬

羣師之毓宜由武闕稜威震滂指授之宜委司空義宣議量是歲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獻私財至數十萬者又以兵力不足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參議發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職從事及仕北徐兖為皇弟皇子從事庶姓主簿諸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國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發例其餘悉倩暫行征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

天下弩手不問所從若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資滿五千萬僧尼滿二千萬者竝四分換一過此率討事息即還歷城建武府司馬申元吉率馬步闕餘人向碻磝取泗瀆口虜碻磝戍主濟州刺史王買德憑城拒戰元吉破之買德棄城走獲奴婢一百四十口馬二百餘匹驢騾二百牛羊各千餘頭氊七百領麄細車三百五十乘地倉四十二所粟五十餘萬斛城内居

民私儲又二十萬斛虜田五穀三百頃鐵三萬斤大小鐵器九千餘口餘器仗雜物稱此玄謨攻滑臺不尅燾自率大衆渡河玄謨敗走燾從弟永昌王庫仁眞發關西兵趨汝穎從弟高梁王阿斗埿自青州道燾自碻磝並南出諸鎮悉斂民保城其十一月至鄒山鄒山戍主宣威將軍魯陽平二郡太守崔耶利敗沒燾登鄒山是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遣楚王樹洛眞南康侯杜道雋進軍清西至蕭城步尼公進軍清東至留城世祖遣

參軍馬文恭至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至留城竝為覘候蕭城虜偃旗旌文恭斥候不明卒與相遇乃捨汴趣南山東至山而虜圍合文恭戰敗僅以身免玄敬亦與留城虜相值幢主華欽繼其後虜望玄敬後有軍引去趨苞橋至欲渡清河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虜謂官軍大至爭渡苞水水深溺死殆半先是燾遣員外散騎侍郎王老壽乘驛就太祖乞黄甘太祖餉甘十簿甘蔗千挺幷就求馬曰自頃歲成民阜朝野

無虞春末當東巡吴會以盡游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
蘓之臺拽長洲之苑舟檝雖盛寡於良駟想能惠以逸
足令及此行老壽受命未出境虜兵深入乃録還虜又
破尉武戍執戍主左軍長兼行叅軍王羅漢先是南平
王鑠以三百人配羅漢出戍而尉武東北有小壘因據
之或曰賊盛不足自固南依畀林寇至易以免羅漢以
受命來此不可輒去是日虜攻之矢盡力屈遂沒虜法
獲生將付其三郎大帥連鎖鎻頸後羅漢夜斷三郎頭

抱鎻亡走得入盱眙城永昌王破劉康祖於尉武引衆向壽陽自青岡屯孫叔敖冢脅壽陽城又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保城固守燾自彭城南出十二月於盱眙渡淮破胡崇之等軍留尚書韓元興數千人守盱眙自率大衆南向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阿斗埿出山陽永昌王於壽陽出横江凡所經過莫不殘害燾至瓜步壞民屋宇及伐蒹葦於滁口造箄筏聲欲渡江太祖大具水軍為防禦之備初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向彭

城至小淵虜已斷道乃還與左軍將軍尹弘守橫江少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黄門侍郎蕭元邕守裨洲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泰容守新洲下征北中兵參軍事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蒜山諮議參軍沈曇慶守北固尚書褚湛之先行京陵仍守西津徐州從事史蕭尚之守練壁征北參軍管法祖守譙山徐州從事武仲河守博落尚書左丞劉伯龍守採石尋遷建武將軍淮南太守仍總守事遊邏上接于湖下

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畔自採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船艦蓋江旗甲星燭皇太子出戍石頭城前將軍徐湛之守石頭倉城都水使者樂詢尚書水部郎劉淵之並以裝治失旨付建康乗輿數幸石頭及莫府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狸伐頭者封八千戸開國縣公賞布絹各萬匹金銀各百斤斬其子及弟偽相大軍主封四百戸開國縣侯布絹各五千疋自此以下各有差又募人賚治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虜竟不能傷燾鑿瓜步山

為盤道於其頂設氊屋燾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三十斗遣使餉太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燾得黄甘即噉之并大進酃酒左右有耳語者疑食中有毒燾不荅以手指天而以孫兒示奇曰至此非唯欲為功名實是貪結婣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與世祖二十八年正月朔燾㑹于山上并及土人㑹竟掠民戶燒邑屋而去虜初縁江舉烽火尹弘曰六夷如此必

走正月二日果退初太祖聞虜寇逆焚燒廣陵城府船乘使廣陵南沛二郡太守劉懷之率人民一時渡江虜以海陵多陂澤不敢往山陽太守蕭僧珍亦斂居民及流奔百姓悉入城臺送粮仗給盱眙賊逼分留山陽又有數萬人攻具當往滑臺亦留付郡城內垂萬家戰士五千餘人有白米陂去郡數里僧珍逆下諸處水注令滿須賊至決以灌之虜既至不敢停引去自廣陵還因攻盱眙盡銳攻城三十日不能尅乃燒攻具退走壽凡

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殺畧不可稱計而其士馬死傷過半國人並尤之是歲燾病死謚為太武皇帝初燾有六子長子晃字天真為太子次曰晉王燾所住屠蘇為疾雷擊屠蘇倒見厭殆死左右皆號泣晉王不悲燾怒賜死次曰秦王烏奕肝與晃對掌國事晃疾之愬其貪暴燾鞭之二百遣鎮枹罕次曰燕王次曰吴王名可博真次曰楚王名樹洛真燾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諸營鹵獲甚衆燾歸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燾燾乃詐

死使其近習名晃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畢以鐵籠尋殺之以烏奕肝有武用以為太子會熹死使嬖人宗愛立博真為後宗愛博真恐為奕肝所危矯殺之而自立號年承平博真懦弱不為國人所附晃子濬字烏霤直懃素為熹所愛燕王謂國人曰博真非正不宜立直懃嫡孫應立耳乃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濬為主號年為正平先是虜寧南將軍魯爽兄弟率衆歸順二十九年太祖更遣張永王玄謨及爽等北伐青州刺史劉興祖建議

伐河北曰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意外固守非旬月可
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伐罪弔民事存急速令偽帥始
死兼逼暑時國内猜擾不暇遠赴闗内之衆裁足自守
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闗要冀州已北民人尚豐兼麥
已向熟資因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黄
河以南自當消潰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發三
千兵假别駕崔勲之振威將軍領所發隊并二州望族
從葢栁津直衝中山申坦率歷城之衆可有二千駱驛

俱進較畧二軍可七千許人既入其心腹調租發車以充軍用若前驅乘勝張永及河南衆軍便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愚計謬允宜並建司牧撫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嶺冀州刺史向井陘并州刺史屯鴈門幽州刺史塞軍都相州刺史備大行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濟河之日請大統版假常忿將率悍於深遠勲之等慷慨之誠誓必死効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

河南不納玄謨攻碻磝不克退還世祖即位索虜求互市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以為宜許柳元景王玄謨顔竣謝莊檀和之褚湛之以為不宜許時遂通之大明二年虜寇青州為刺史顔師伯所破退走前廢帝永光元年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弘之字弟豆循代立景和中北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昶單騎奔虜太宗泰始初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逆四方反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

主崔道固等亦各舉兵厲謀欲納昶下書曰易稱利用行師書云恭行天罰必觀時而後施因機而後舉故夏伐有扈四海以平晉定吳會萬方以壹今宗室衰微凶難洊起國有殺君之逆邦罹崩離之難起自蕭墻亹流合境偽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兗青冀幽七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義陽王昶踵微子之蹤蹈項伯之迹知機體運歸款闕庭朕錫以顯爵班同親舊昶弟湘東王進不能扶危定傾

退不能降身高謝阻兵安忍簒位自立既無閫閤靜亂之功而有無知悖禮之變怠棄三正慢易天常覆敗之徵既兆危亡之應已著偽江州刺史晉安王復稱大號自立一隅荆郢二州刺史安陸臨海王劉子綏子頊大擅威令不相祗伏徐州刺史彭城鎮主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皆彼之要藩懼及禍難擁衆獨據各無定主仰觀天象俯察人謀六軍變伐之期率土同軌之日朕承休烈屬當泰運思播

靈武廓寧九服豈可得臨萬乘之機遘時來之遇而不討其雠逆振其艱患哉今可分命諸軍以行九伐使持節征東大將軍安定王直懃伐伏玄侍中尚書左僕射安西大將軍平北公直懃美晨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平北將軍山陽公呂羅漢領隴右之衆五萬沿漢而東直指襄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勃海王直懃天賜侍中尚書令安東大將軍始平王直懃渴言侯散騎常侍殿中尚書令安西將軍西陽王直懃葢戶千領幽冀之衆七

萬濱海而南直指東陽使持節征南將軍京兆王直懃子侍中司徒安南大將軍新建王獨孤侯尼須散騎常侍西平公韓道人領江雍之衆八萬出洛陽直至壽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宜陽王直懃新成侍中太尉征東大將軍直懃駕頭拔羽直征東將軍北平公拔敦及義陽王劉昶領定相之衆十萬出濟兗直造彭城與諸軍尅期同到會于秣陵納昶反國定其社稷使荆陽沾德義之風江漢被来蘇之恵邉壃將吏不得因宋衰亂有

所侵損以傷我國家存救之義主者明宣所部咸使聞知稱朕意焉既而晉安王子勛事平太宗遣張永沈攸之北討薛安都大懼遣使引虜虜遣萬騎救之永攸之敗退虜攻青兾二州並尅執沈文秀崔道固又下書朕承天序臨御兆民思闡皇風以隆治道而荆吴僭傲跨跱一方天降其殃以罰有罪篡弑殘於蕭墻毒害嬰於羣庶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竒深體逆順歸誠献欵遭難已久饑饉荐臻或以餬口之功私力竊盜

或不識王命藏竄山藪或為囚徒先被執繫元元之命
甚可哀愍其曲赦淮北三州之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
十日壬寅昧爽以前諸犯死罪以下繫囚見徒一切原
遣唯子殺父母孫殺祖父母弟殺兄妻殺夫奴殺主不
從赦例若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其初罪今陽春之初
東作方興三州之民各安其業以就農桑有饑窮不自
存通其市糴之路鎮統之主懃加慰納遵用輕典以莅
新化若綏導失中令民逃亡加罪無縱其普宣下咸使

聞知朕意焉此後虜復和親信餉歲至朝廷亦厚相報荅泰豫元年虜狹石鎮主白虎公安陽鎮主莫索公貞陽鎮主戴鳶落生襄陽王桓天生等引山蠻馬步二萬餘人攻圍義陽縣義陽戍司州刺史王瞻遣從弟司空行參軍思遠撫軍行參軍王叔瑜擊大破之虜退走自索虜破慕容蠻馬二萬餘人攻圍義陽據有中國而芮芮虜有其故地蓋漢世匈奴之北庭也芮芮一號大檀又號檀檀亦匈奴别種自西路通京師三萬餘里僭稱大

號部衆殷强歲時遣使詣京師與中國亢禮西域諸國
焉耆鄯善龜茲姑墨東道諸國並役屬之無城郭逐水
草畜牧以氊帳爲居隨所遷徙其土地深山則當夏積
雪平地則極望數千里野無青草地氣寒涼馬牛齕枯
噉雪自然肥健國政踈簡不識文書刻木以記事其後
漸知書契至今頗有學者去北海千餘里與丁零相接
常南擊索虜世爲仇讐故朝廷每羈縻之其東有槃槃
國趙昌國渡流沙萬里又有粟特國太祖世並奉表貢

獻粟特大明中遣使獻生獅子火浣布汗血馬道中遇寇失之

史臣曰久矣匈奴之與中國並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㝢周無上筭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閒外郡無風塵之警邉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姦黠漸著密邇畿封窺候壃埸俘民畧畜者無歲月而闕馬元康以後風雅雕喪五胡遞襲翦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席卷趙魏負其

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畧欲以苞括宇宙

為念逮于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𠢐鈕挫鋒閉重嶮

而自固于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蛇軺軒繼路

舊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為之殞涕自是闗河嚮動表

裏寧壹宮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

太祖忿之開定司兖而兵無勝畧棄師隕衆委甲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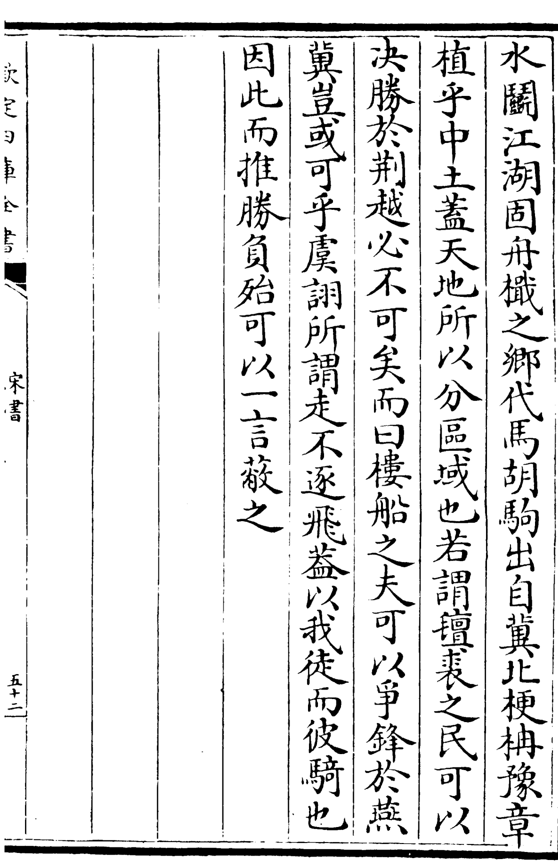
捐州亘水荆吴鋭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寃就虜遂

蹙境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稍廣壯騎陵

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禾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
俘執長守羽書繼塗奔命相屬青徐兗冀之間蕭然矣
而自木末以來並有賢才狡算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屬
韃凌厲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羣虜至於狸伐
纂偽彌煽凶威英圖武畧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鷙勇檀
石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
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氓戎落衆力兼
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遵渚

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内鎮羣心外御羣寇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旣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跼高天蹐厚地而無所控告强者爲轉尸弱者爲繫虜自江淮至于淸濟戸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雞吠犬時歲唯暮春桑麦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搆至於乳鷰赴時銜泥靡託一枝之閒連窠十數春雨裁

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宫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深復興外畧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軼戍于歲連屬逮泰始搆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昃思一區宇旍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棄司兖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為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



水鬭江湖固舟檝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柟豫章植乎中土葢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氊裘之民可以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乎虞翻所謂走不逐飛葢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宋書卷九十五

宋書卷九十五考證

索虜傳遣鄭兵將軍揚州刺史山陽公達奚斤○鄭兵

魏書作晉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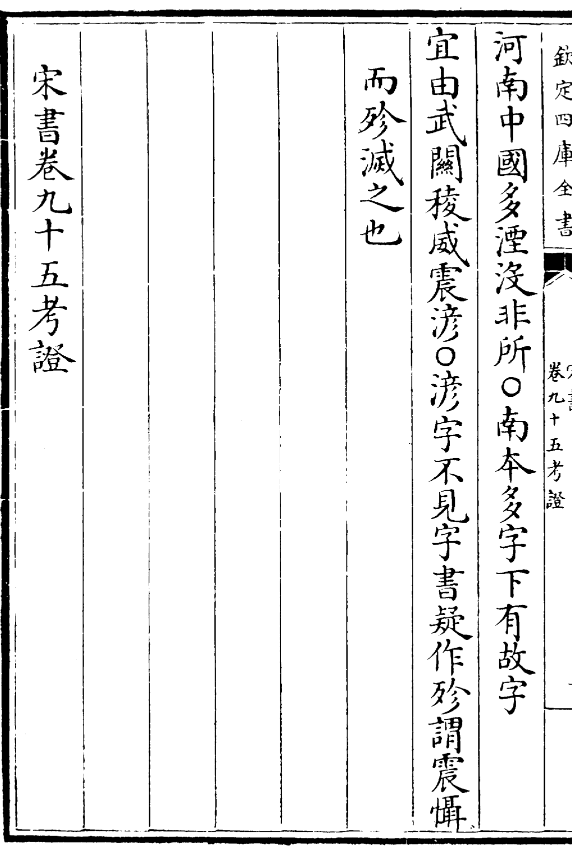
移鎮長廣之不期城下以固守以功進號前將軍封建

陵縣男○下一本作夔謂笁夔也臣承蒼按不期當

作不其下以固守以功六字當去一以字作夔以固

守功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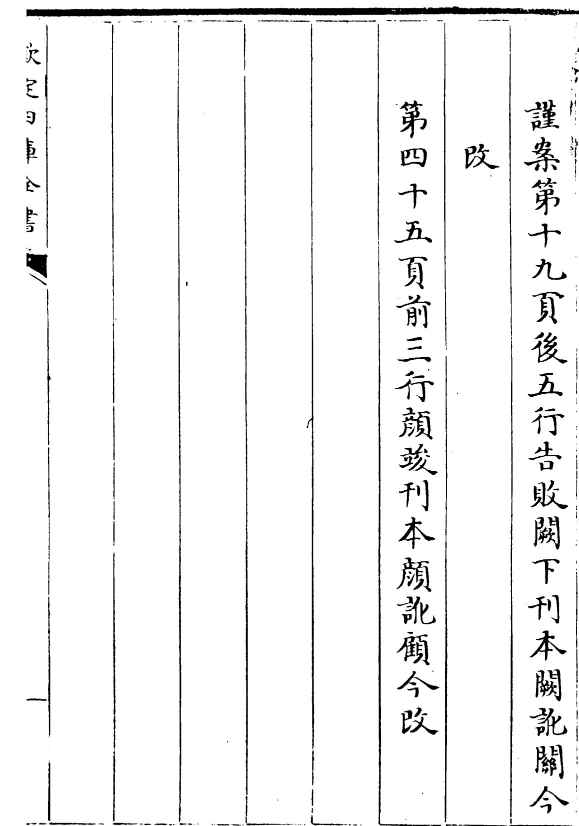
劉粹據項城沈狸乇高橋○沈字下當有叔字



河南中國多湮沒非所○南本多字下有故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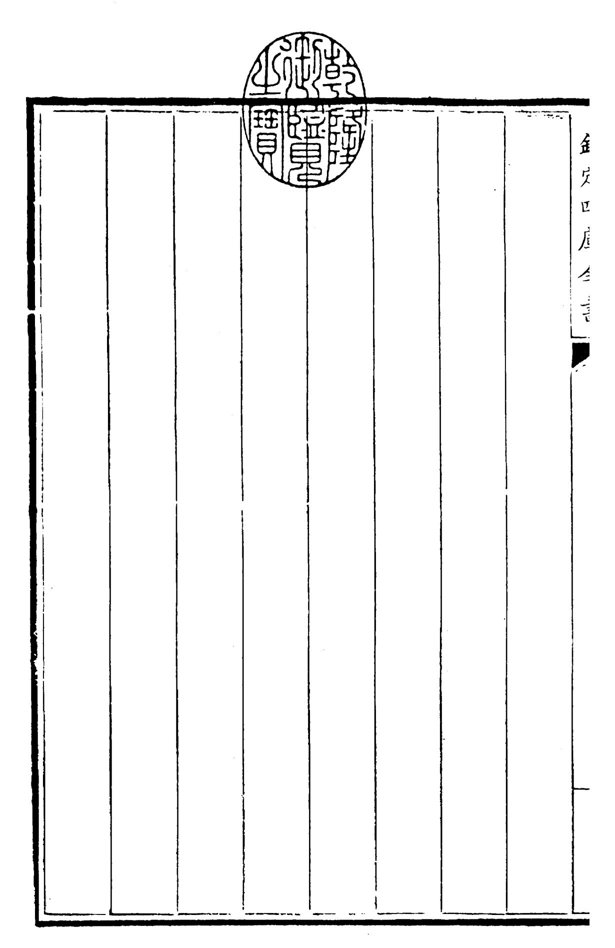
宜由武闗稜威震滂○滂字不見字書疑作殄謂震懾而殄滅之也

宋書卷九十五考證



謹案第十九頁後五行告敗闕下刊本闕訛闗今改

第四十五頁前三行顔跋刊本顔訛顧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九十六
　　　　七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五十八 史部

宋書卷九十六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五十六

鮮卑吐谷渾

阿柴虜吐谷渾遼東鮮卑也父奕洛韓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別為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户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鬬相傷

廆怒遣信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致鬬爭相傷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鬬鬬在於馬而怒及人邪乖别甚易今當去汝萬里於是擁馬西行日移一頓頓八十里經數頓廆悔悟深自咎責遣舊父老及長史乙那樓追渾令還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又卜筮之言先公有二子福胙並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並大今以馬致别殆天所啓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樓喜拜曰處可

寒虜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即使所從二千騎共遮馬令回不盈三百步欻然悲鳴突走聲若頹山如是者十餘輩一向一遠樓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復人事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並應昌盛廆當傳子及曾孫玄孫其間可百餘年我乃玄孫間始當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遭晉亂遂得上隴後廆追思渾作阿干之歌鮮卑呼兄為阿干廆子孫竊號以此歌為輦後大曲渾既上隴出罕幵西零西零今之西平郡罕幵今枹罕縣自

枹罕以東千餘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昴城龍涸自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居以肉酪為糧西北諸雜種謂之為阿柴虜渾年七十二死有子六十人長吐延嗣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為昴城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絶拔渥曰吾氣絶棺斂訖便遠去保白蘭白蘭地既嶮遠又土俗懦弱易為控御葉延小意乃欲授與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輔

之孺子得立吾無恨矣抽劒而死嗣位十三年年三十五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為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喜不中則號呌泣涕其母曰讎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如此葉延嗚咽不自勝荅母曰誠知無益然葉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耳性至孝母病三日不能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祖弈洛韓始封昌黎公曰吾為公孫之子案禮公孫之子得氏王父字命姓為吐谷渾氏嗣立二十

三年年四十三有子四人長子碎奚立碎奚性純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碎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為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郎莫賀宋言父也碎奚遂以憂死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二有子六人子視連以父憂卒不遊娱不酣宴在位十五年年四十一有子二人長曰視羆次烏紇提視羆嗣立十一年年四十二子樹洛干等並小弟烏紇提立紇提立八年年三十五視羆子樹洛干立自稱車騎將軍義熙初也

樹洛干死弟阿豺自稱驃騎將軍譙縱亂蜀阿犲遣其從子西彊公吐谷渾敕来泥拓土至龍涸平康少帝景平中阿犲遣使上表獻方物詔曰吐谷渾阿豺介在遐表慕義可嘉宜有寵任今酬其来欵可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未及拜受太祖元嘉三年又詔加除命未至而阿豺死弟慕璝立六年表曰大宋應運四海宅心臣亡兄阿豺慕義天朝款情素著去年七月五日謁者董湛至宣傳明詔顯授榮爵而臣私門

不幸亡兄見背臣以懦弱負荷後任然天恩所報本在臣門若更反覆懼停信命輒拜受寵任奉遵上旨伏願詳處更授章策七年詔曰吐谷渾慕璝兄弟慕義至誠可嘉宜授策爵以甄忠款可督塞表諸軍事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先是晉末金城東允街縣胡人乞伏乾歸擁部衆據洮河罕开自號隴西公乾歸死子熾磐立遣使詣晉朝歸順以為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平西將軍公如故高祖即位進號安西大將軍熾磐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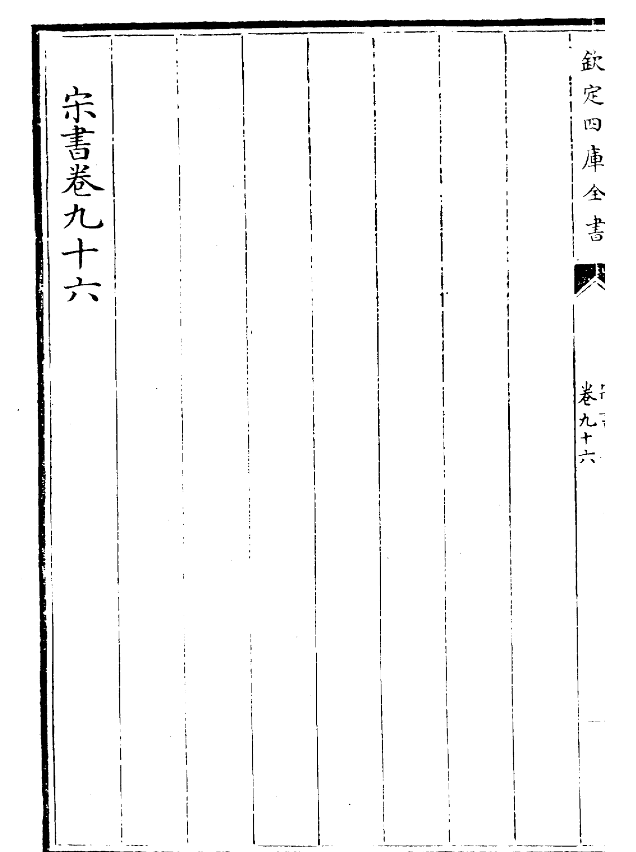
茂蔓立慕璝前後屢遣軍擊茂蔓率部落東奔隴右慕璝據有其地是歲赫連定於長安為索虜拓跋燾所攻擁秦戶口十餘萬西次罕幵欲向涼州慕璝距擊大破之生擒定燾遣使求慕璝以定與之九年慕璝遣司馬趙敘奉貢獻并言二萬人捉太祖加其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領護羌校尉進爵隴西王弟慕延為平東將軍慕璝兄樹洛干子拾寅為平北將軍阿豺子煒代鎮軍

將軍詔慕璝南國將士昔沒在佛佛者竝悉致慕璝遣送朱昕之等五十五户一百五十四人慕璝死弟慕延立遣使奉表十五年除慕延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十六年改封河南王其年以拾虔弟拾寅為平西將軍慕延庶長子繁矖為撫軍將軍慕延嫡子瑍為左將軍河南王世子十九年追贈阿豺本號安西秦沙三州諸軍事沙州刺史領護羌校尉隴西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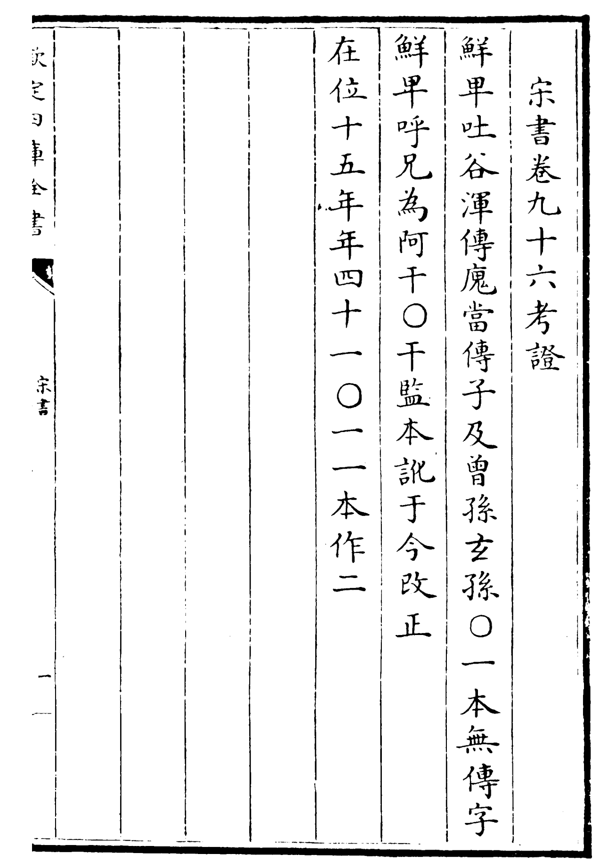
索虜拓跋燾遣軍擊慕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慮虜復至二十七年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龍涸越嶲門并求牽車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太祖賜以牽車若虜至不自立聽入越嶲虜竟不至也慕延死拾寅自立二十九年以拾寅為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拾寅東破索虜加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大明五年拾寅遣使獻善舞

馬四角羊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馬歌者二十七首太宗泰始三年進號征西大將軍五年拾寅奉表獻方物以弟拾皮為平西將軍金城公前廢帝又進號車騎大將軍其國西有黃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沙州因此為號屈真川有鹽池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白蘭土出黃金銅鐵其國雖隨水草大抵治慕賀州

史臣曰吐谷渾逐草依泉擅彊塞表毛衣肉食取資佃畜而錦組繒紈見珍殊俗徒以商譯往来故禮同北面自昔哲王雖存柔遠要荒回隔禮文弗被大不過子義著春秋晉宋垂典不修古則遂爵班上等秩擬台光辮髮稱賀非尚簪冕言語不通寧敷衮職雖復苞篚歲臻事惟賈道金罽氊毦非用斯急送迓煩擾獲不如亡若令肅愼年朝越裳歲饗固不容以異見書取髙前策聖人謂之荒服此言盖有以也



宋書卷九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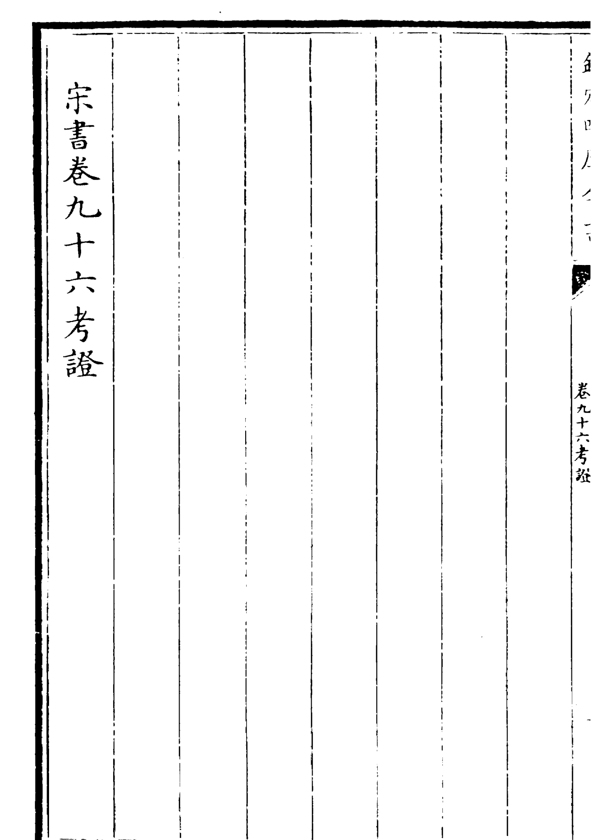


宋書卷九十六考證

鮮卑吐谷渾傳廆當傳子及曾孫玄孫〇一本無傳字

鮮卑呼兄為阿干〇干監本訛于今改正

在位十五年年四十一〇一一本作二



宋書卷九十六考證